

久居上海的都知道,真正本地出生、本地成长起来的上海人并不

多。所谓“海纳百川”指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而对今天上海人的构成、对上海语言(亦即题目中的闲话)影响很大的一支,就是宁波人和宁波话。曾有人统计,在所有的上海人中,四分之一的祖上来自宁波及宁波周边的区县,也是今天我们时常提及的大宁波地区。

宁波人来到上海,讲的是一口发音和用语特别有色彩的话,一听就让人明白,这是宁波话。

这宁波话,虽然和流行的上海话完全不同,但因同属大江南地区,上海人中的小孩和成年人却是都听得懂的。故而宁波话也像宁波人一样,顺顺利利地融进了上海。这对宁波人很快在大上海占据了四分之一强的优势,起到了关键性的首屈一指的作用。

上海开埠之始,涌进上海滩的各地人群,既有无锡人,又有常州人、镇江人、扬州人、山东人、杭州人、安徽人、南京人、福建人、广东人,还有距上海最近的苏州人。各个地方的人来到上海,讲的都是一口方言,发音非常明显地带有乡土气息。故而当年上海的戏剧中如滑稽戏等,多以此为素材,编出了很多令人捧腹大笑的剧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大上海人际交往的淘洗,很多地方的语言都“消音”了,而宁波话仍在弄堂里小区之间流行。一度可以和宁波话抗衡的苏州话,似乎尚有一定的市场。但在近年间,也显示出式微之势,尤其是在交际场合,很少见了。

一艘瓷轮渡重洋,中西文化互通鉴。这是我翻译长篇小说《泰兴号》的最大感想。

当于强老师将他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泰兴号》的英译重任交付于我这个文学翻译时,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钧之重!

小说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陶瓷艺术细致入微的专业描绘,构成了翻译征途上最为峻峭的礁石。那些关于陶瓷工艺工序的精心刻画,早已超越了单纯工艺的范畴,它们是中国千年审美哲思的结晶,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面对这些深植于东方语境的瑰丽辞章,我感觉如履薄冰。很多融通感观的诗意图表达,如何能在英语中找到既能精准传递瓷韵之美,又能让西方读者心领神会的“等效”词汇?直译其形易,而捕捉那份“烟雨湿润”的空灵神韵,难于登天。特别是“泰兴号”沉船的打捞以及数十万件珍宝的出水和拍卖,使得它已经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即便它的英文名字也有了固定的叫法,而不能想当然地按照汉语拼音去翻译了,因此,如何用地道和惯用的英文讲述它的故事,从而与它以往的介绍相连贯,让人不产生突兀和陌生感,这也是在译文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于是,漫长的“字海苦航”开始了。好在本人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负责管理图书室,近水楼台先得月,各种中英文辞书典籍、陶瓷专业中英文辞典以及中国文化传播论著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为了一个词汇的准确英文表达,翻遍了满桌子的辞典,目的只为厘清它背后深邃的工艺密码与文化肌理。面对那些几乎“不可译”的文化负载词,我又不得不化身匠人,在两种语言的窑火间反复煅烧、淬炼译文。很多时候我还向小说的作者于强老师请教,每次都能得到他耐心、细致、精准的解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本人身在国外,可以更为方便地利用庞大的英文资料库,查询英文表达以及其较为全面的背景知识,对我的理解大有裨益。书中的每一个术语、每一处描写和每一首民谣,都经历了无数次的推倒、重铸、打磨,只为在异语的瓷胎上,尽力复现那抹温润的东方釉光。

这场跨越语言的陶瓷文化苦旅,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翻译的本质——它绝非简单的符码转换,而是一场文明的对话与转生。译者如同掌舵“泰兴号”的舟子,在浩瀚的文化差异之海中,既要守护好船舱里那些脆弱而珍贵的华夏珍宝(术语、意象、意境),又要确保这艘大船能以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航迹(语言习惯、审美预期)平稳靠岸。每一次为某个精妙表达找到相对妥帖的英文对应,都像目睹一件古瓷在异域焕发新生般的欣慰。

翻译《泰兴号》的过程,是向伟大的航海精神与不朽的陶瓷文明深深鞠躬。愿这叶承载着东方智慧与审美的瓷舟,能在英语的碧波中继续其壮阔航程,让世界听见那穿越时空的、清脆而悠远的文明叩响。

宁波闲话在上海

叶辛

宁波话之所以还能在上海滩流行和为年轻一代上海人所接受,和宁波话的生动性、有趣性、形象性和令人信服的比喻性有关系。比如一句“螺蛳壳里做道场”,很多人都以为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话,却不知它的出典就是古老而传之久远的宁波话。这句话不但成了上海话中的经典被广泛引用,甚至还被讲究语言书卷气和修辞的文学家们所肯定。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的傅雷先生还将法兰西语言中相同意思的语句用这一句宁波话来表达,受到无数语言学家、文学家和读者的肯定和欢迎。

但是,不是所有的宁波话都能顺利地融进上海滩的语系。比如宁波人至今仍然在讲的“三日不吃咸齑汤,脚骨酸汪汪”,在今天的上海人中就不能流行。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宁波人对鲜美的咸菜汤有独特的青睐和嗜好,几天不吃就手脚乏力。

这句话很生动有趣,传到上海滩,由于上海人对咸菜有喜欢的,也有不那么欣赏的;再加上科普知识在上海人的青少年时期就经常宣传,咸菜虽有其鲜味,多吃也有其不利之处,所以这句宁波话就流传不开了。

同样的,宁波老乡经常念叨的“买地买东乡,儿子要亲生”虽然是一句古老的宁波话,但太具地域特点,况且儿子不是亲生的这一现象很少见,在上海没有代表性,同样流传不了。

自小到老,时常接触宁波人,耳边常听到宁波人讲宁波规矩、宁波话,从事的又是文字工作,写作中时有所感,故而写下此文以求教于研究民俗民谚的语言学家们。

一艘瓷轮渡重洋,中西文化互通鉴。这是我翻译长篇小说《泰兴号》的最大感想。

当于强老师将他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泰兴号》的英译重任交付于我这个文学翻译时,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钧之重!

小说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陶瓷艺术细致入微的专业描绘,构成了翻译征途上最为峻峭的礁石。那些关于陶瓷工艺工序的精心刻画,早已超越了单纯工艺的范畴,它们是中国千年审美哲思的结晶,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面对这些深植于东方语境的瑰丽辞章,我感觉如履薄冰。很多融通感观的诗意图表达,如何能在英语中找到既能精准传递瓷韵之美,又能让西方读者心领神会的“等效”词汇?直译其形易,而捕捉那份“烟雨湿润”的空灵神韵,难于登天。特别是“泰兴号”沉船的打捞以及数十万件珍宝的出水和拍卖,使得它已经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即便它的英文名字也有了固定的叫法,而不能想当然地按照汉语拼音去翻译了,因此,如何用地道和惯用的英文讲述它的故事,从而与它以往的介绍相连贯,让人不产生突兀和陌生感,这也是在译文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于是,漫长的“字海苦航”开始了。好在本人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负责管理图书室,近水楼台先得月,各种中英文辞书典籍、陶瓷专业中英文辞典以及中国文化传播论著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为了一个词汇的准确英文表达,翻遍了满桌子的辞典,目的只为厘清它背后深邃的工艺密码与文化肌理。面对那些几乎“不可译”的文化负载词,我又不得不化身匠人,在两种语言的窑火间反复煅烧、淬炼译文。很多时候我还向小说的作者于强老师请教,每次都能得到他耐心、细致、精准的解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本人身在国外,可以更为方便地利用庞大的英文资料库,查询英文表达以及其较为全面的背景知识,对我的理解大有裨益。书中的每一个术语、每一处描写和每一首民谣,都经历了无数次的推倒、重铸、打磨,只为在异语的瓷胎上,尽力复现那抹温润的东方釉光。

这场跨越语言的陶瓷文化苦旅,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翻译的本质——它绝非简单的符码转换,而是一场文明的对话与转生。译者如同掌舵“泰兴号”的舟子,在浩瀚的文化差异之海中,既要守护好船舱里那些脆弱而珍贵的华夏珍宝(术语、意象、意境),又要确保这艘大船能以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航迹(语言习惯、审美预期)平稳靠岸。每一次为某个精妙表达找到相对妥帖的英文对应,都像目睹一件古瓷在异域焕发新生般的欣慰。

翻译《泰兴号》的过程,是向伟大的航海精神与不朽的陶瓷文明深深鞠躬。愿这叶承载着东方智慧与审美的瓷舟,能在英语的碧波中继续其壮阔航程,让世界听见那穿越时空的、清脆而悠远的文明叩响。

宁波话之所以还能在上海滩流行和为年轻一代上海人所接受,和宁波话的生动性、有趣性、形象性和令人信服的比喻性有关系。比如一句“螺蛳壳里做道场”,很多人都以为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话,却不知它的出典就是古老而传之久远的宁波话。这句话不但成了上海话中的经典被广泛引用,甚至还被讲究语言书卷气和修辞的文学家们所肯定。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的傅雷先生还将法兰西语言中相同意思的语句用这一句宁波话来表达,受到无数语言学家、文学家和读者的肯定和欢迎。

但是,不是所有的宁波话都能顺利地融进上海滩的语系。比如宁波人至今仍然在讲的“三日不吃咸齑汤,脚骨酸汪汪”,在今天的上海人中就不能流行。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宁波人对鲜美的咸菜汤有独特的青睐和嗜好,几天不吃就手脚乏力。

这句话很生动有趣,传到上海滩,由于上海人对咸菜有喜欢的,也有不那么欣赏的;再加上科普知识在上海人的青少年时期就经常宣传,咸菜虽有其鲜味,多吃也有其不利之处,所以这句宁波话就流传不开了。

同样的,宁波老乡经常念叨的“买地买东乡,儿子要亲生”虽然是一句古老的宁波话,但太具地域特点,况且儿子不是亲生的这一现象很少见,在上海没有代表性,同样流传不了。

自小到老,时常接触宁波人,耳边常听到宁波人讲宁波规矩、宁波话,从事的又是文字工作,写作中时有所感,故而写下此文以求教于研究民俗民谚的语言学家们。

贺新年

刘希涛

又见腊梅绽放时,
便闻喜鹊唱高枝。
迎来一岁新光景,
写就千门万户诗。

马到功成 (篆刻)
曹醒谷



穆天王
朱刚

桃花马上剑光冷
白虎帐前鼓声急

朱刚

张伟的年画研究
王道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先生多年深耕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收藏和研究,硕果累累,可惜天不假年,于2023年1月11日病逝,留下了大量的遗稿。幸得其子张舒萌苦心整理、编校,汇成三卷四册《张伟自选文存》,可谓涉猎广泛,收录了不少小校场年画的研究内容。

中国木版年画源远流长,门派极多,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等,其中苏州桃花坞则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其发轫较早,辐射面较广,早期曾出口到海外,晚清时还曾在上海落地生根。根据张伟的研究,上海小校场年画起源于苏州桃花坞,早在道光年间就有画铺来到上海经营,最早到上海开设飞云阁画店的店主名项耀。但是苏州画店大量涌入还是在太平军进攻苏州并占领之后,当时不少画铺遭到战乱破坏,很多画店选择到上海经营。“小校场年画”,是陆续进入的画店多集中于老城区小校场周围(今黄浦区旧校场路一带),故而得名。“小校场位于上海城隍庙西边,原为操练士兵用的练武场,明正德九年(1514),由上海知县黄希英主持辟建。”

张伟对小校场年画的研究极为用心。他喜欢收藏,先后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历史演变》《浓郁的海派年味——上海小校场年画巡礼》等力作发表,把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历史拉长,作了精确的补充,也把上海的年画历史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桃花坞年画离开了苏州,还叫不叫桃花坞年画呢?小校场年画与原有的苏州桃花坞年画相比较,又有哪些区别?小校场年画作为地方民俗产物,与海派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融合?张伟在著作中都有详尽的答案。

在投入对小校场年画的研究过程中,张伟同时将其与近代印刷术的变革、石印的出现、月份牌和广告画的面世等巧妙结合起来,使其研究更为立体和广阔,使人对年画这一小众艺术也有了更大兴趣。有一次,我在张舒萌的陪同下去上海观看张伟个人收藏年画展,发现其收藏颇为周全,虽说主题为民俗画,但与近代商业史、海派文化紧密相连。正因为难以保存,越发使得这些画作穿越岁月的风雨,更富有研究价值。

张舒萌虽为律师,但对父亲的年画研究也有兴趣,甚至还有独到的见解。后来张舒萌特地带我去徐家汇藏书楼参观,那里曾是张伟工作过的旧地,当年张伟就是在藏书楼的五层阁楼发现了一大批小校场年画,欣喜若狂,决意把这些珍贵的文献呈现给世人。张伟耗尽心血投入到小校场年画的研究,先后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晚清上海生活史:小校场年画中的都市风情》出版问世。相信张舒萌能够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径,为小校场年画史研究注入更多的活力。

轻狂而得意忘形,也不要因为老去而灰心丧气,要像潮汐树一样顺应时间的节拍,接受生命所有的状态,才能在岁月的长河里活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站在江边看潮起潮落的时候,忽然间明白了什么是顺势而为。潮汐树从复一日地溯源侵蚀、侧蚀,汇流面积不断增大,“树干”越来越粗壮,“枝丫”恣意舒展,进入枝繁叶茂的“壮年”阶段,此时的它成为江滩上最为壮观的景象;最后涨潮带来的泥沙会在枝丫间慢慢沉积,潮沟逐渐变浅、变小,走向“老年”,旧的生命结束之时,新的潮沟又会从更远处的滩涂中悄然萌芽,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

站着细看潮汐树,不仅仅壮观,它还让人喟叹,自然造物中蕴含着比山水更深的生命哲理。

潮汐树,巧夺天工,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得到的自然馈赠。它需要柔软而广阔的滩涂作画布,更需要潮涨潮落作为笔触。钱塘江水带着泥沙奔腾不息,经过岁月的沉淀,给它提供了温暖的生长环境;钱塘江潮涌则是塑造它的形态的大自然之手,

复一日地溯源侵蚀、侧蚀,汇流面积不断增大,“树干”越来越粗壮,“枝丫”恣意舒展,进入枝繁叶茂的“壮年”阶段,此时的它成为江滩上最为壮观的景象;最后涨潮带来的泥沙会在枝丫间慢慢沉积,潮沟逐渐变浅、变小,走向“老年”,旧的生命结束之时,新的潮沟又会从更远处的滩涂中悄然萌芽,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

站在江边看潮起潮落的时候,忽然间明白了什么是顺势而为。潮汐树从

复一日地溯源侵蚀、侧蚀,汇流面积不断增大,“树干”越来越粗壮,“枝丫”恣意舒展,进入枝繁叶茂的“壮年”阶段,此时的它成为江滩上最为壮观的景象;最后涨潮带来的泥沙会在枝丫间慢慢沉积,潮沟逐渐变浅、变小,走向“老年”,旧的生命结束之时,新的潮沟又会从更远处的滩涂中悄然萌芽,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

专家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观赏潮汐树,要选准时间。冬末春初的大潮汛期,在农历的一月初五、十五到二十期间最为壮观,人生也是如此,我们都会经历“幼年”的青涩、“壮年”的奋发、“老年”的沉寂,有顺境的滋养,也有逆境的磨砺。不要因为年轻而烦恼,不要因为年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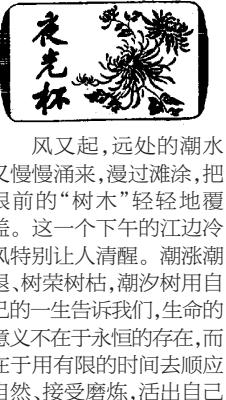
生样,于是老伴和它玩了起来。我第一次看到老伴不嫌弃宠物了,帮小狗狗抓脖子、梳小辫儿。我呢,虽然逐渐排除冷淡,但还是不大敢靠近它。当晚我们睡觉前,看干粮没怎么动,就倒了半袋湿粮,它很快吃了。待我们睡下后,它还跑来房间,老伴说“等等”也去睡觉吧!它似乎听懂了,跑过去躺在厅门口的窝里了。我们刚睡了一小时,它突然“喔……喔”吠了起来,我赶紧起床,见它已

见我出门换衣服会斜着头看我,我就说“等等”乖哦,我一会儿就回来……它就后退看我关门。虽然人在外,我心里却一直惦记它。当我傍晚回家开门,它一下子叫着奔过来舔脚,尾巴也直甩。当然,老伴回来它更欣喜,除了抖落身子还甩头摇尾,因为又要挠颈梳辫的享受了。但我不抱它,它还会生气,叫它吃狗粮它也躲得远远的。那天女儿看了照片后说帮它把眼屎擦掉,老伴擦完后我想再拍个照给女儿看,它就是不朝我看。没辙,我就帮它挠挠头颈、夸它几句“乖”,它便回头看我了……

女儿回沪那天晚上来接“等等”,听到开门声看见女儿,笑着跳着直往她身上蹿,那开心的模样就如小孩见到妈妈!女儿坐上沙发,它也跳上去坐在其身上,不时蹭她的脸,好像要把几天没发的“嗲”补回来。

女儿抱着“等等”进电梯了,我们跟当了几天家庭新成员的它告别:“等等,等你再来噢!”它两眼也望着我们。此刻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再看老伴,已眼睛湿润了……

十日谈
我家宠物
明起刊登一组《文艺年货》,责编郭影。
几天的相处,我也渐渐喜欢上“等等”



风又起,远处的潮水又慢慢涌来,漫过滩涂,把眼前的“树木”轻轻地覆盖。这一个下午的江边冷风特别让人清醒。潮涨潮退、树荣树枯,潮汐树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永恒的存在,而在于用有限的时间去顺应自然、接受磨炼,活出自己人生的壮丽和从容。

“等等”,等你再来噢

费平

站在进门垫子上对外吠……我从门镜望,原来是对门人家回来走路开门的声音。翌日,女儿说它听到门外有动静就会叫,潜意识里是保护主人。后来发现确实是的,白天外面有声响它也会吠。

女儿在广州的几天,都在问“今天‘等等’怎么样?给它吃了吗?”我说它倒很乖,这几天我天天出去,回来狗粮吃了,拉屎拉尿都会拉在方槽内,要替它换了才会再去排泄,否则它就屏着。我还拍了它玩耍、吃饭、晒太阳等视频、照片发给女儿。

几天的相处,我也渐渐喜欢上“等等”